

◆ 逝者追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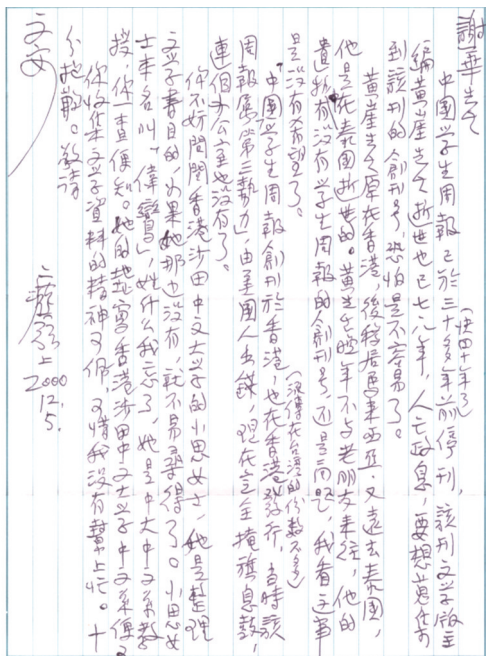
弦声不绝,是诗也是歌

谢 华

◆ 家园小景

奶奶的桐梓果

江咏萍



症弦写给谢华的手札(二) 作者供图

2024年10月12日晨,著名诗人症弦病逝于温哥华,享年92岁。

症弦,本名王庆麟,1932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陆营镇杨庄营村东庄。曾主编《创世纪》《诗学》《幼狮文艺》等杂志,任《联合报》副总编辑兼副刊主编20余年,并主讲新文学于各大学。著有《苦苓林的一夜》《症弦诗集》等多部著作。

我与症弦先生,虽不曾会晤,但早在20多年前,亦曾给《幼狮文艺》投寄过诗稿。眼前的这两通手札,都是他从温哥华返台时回复的。现抄录如下:

(一)

谢华先生:

“联副”转来你给王爱莲的信,知你在找我。我已退休两年了,目前移民加拿大,长住温哥华。不过,这一年(从今年九月到明年七、八月),我在台湾花莲东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,明年秋天,我就又去温哥华了。谨将温城寒舍地址附上,俾便联络。

《联合报》现由一批年轻人负责,主编是诗人陈义芝先生,他是极优秀的诗人、散文家,人也非常热诚,盼你多向他投稿,联系。

哈尔滨我没去过,十分向往。不过人到海外,回国(大陆)的机会就少了。

祝好。

症弦 上

2000年10月3日

1990年代末期,我曾给时任《联合报》副刊编辑王爱莲女士寄去过诗函,托其转达对症弦先生的问候。先生得知后,就给我回了一函告知我,他已移民加拿大,并将行迹和在温哥华的家庭地址另纸附上,可见两岸情思绵绵。

症弦先生主持《联合报》副刊的那段日子,曾不断向内地作家、学者征集稿件。对内地的创作、评论,文学的方方面面,都非常关心。

以文学为媒介,先生是推动海峡两岸交流的一个重要人物。继而,关注报纸副刊的发展,并不断创新。

症弦先生退休后,将副刊的重任交给了诗人陈义芝先生,并诚恳地向我介绍“他是极优秀的诗人、散文家,人也非常热诚,盼你多向他投稿,联系”。从这个角度说,作为编辑家的症弦,以特有的温情、智识、人缘风度,鼓励两岸诗坛、文坛加强互动,他的参与及贡献,几乎是以一个人的身体力行,浓缩了超过60年的现代诗历程与文化史。

关于症弦,我觉得他是一个真心快乐的诗人。他公开发表诗作虽然只有12年(1953-1965),而作品几经淬炼,经过不同时代潮流的浪头,仍弦歌不辍。

这不由让我想到先生为何用“症弦”这个笔名。早在1948年11月,年仅16岁的症弦不懂得战争的可怕,也不懂得与父母的诀别意味着什么,便和同学们跟着学校,冒着大雪往襄阳一带撤离。

就在那里,这群饥寒交迫的学生为了吃饱饭,就报名参加了国民党军队。就这么一转身,没有带着父母的照片却带着一本何其芳诗集来到台湾,远离故土,前途迷惘。

那个时候,症弦就自己躲到一个角落,拉二胡,用嘶哑的弦声宣泄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。二胡,在河南话里叫“弦子”,所以,症弦后来发表诗歌就给自己取了“症弦”这个笔名。读懂他的作品,是诗也是歌,总是带着轻盈的曲调。

(二)

谢华先生:

《中国学生周报》已于三十多年前停刊(快四十年了),该刊文学版主编黄崖先生逝世也已七八年,人亡政息,要想搜集到该刊的创刊号,恐怕是不容易了。黄崖先生原在香港,后移居马来西亚,又远去泰国,他是在泰国逝世的。黄先生晚年不与老朋友来往,他的遗物中有没有学生周报的创刊号,还是问题,我看这事是没有希望了。

……

你不妨问问香港沙田中文大学的小思女士,她是整理文学书目的,如果她那也没有,就不易寻得了。小思女士本名叫“伟鏊”,姓什么我忘了,她是中大中文系教授,你一查便知。她的地址写香港沙田中文大学中文系便可。

你收集文学资料的精神可佩,可惜我没有帮上忙。十分抱歉。

敬请

文安

症弦 上

2000年12月5日

手札(二)提到的《中国学生周报》创刊号,可以管窥症弦先生不仅是著名的诗人,也是文史专家。该报20世纪1952年7月25日,至1974年7月20日停刊,由友联出版社出版,历时22载,是香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受欢迎之青年综合刊物,且为香港培育许多出色的作家及文化人。

先生在手札中写到的《中国学生周报》停刊的时间虽不十分准确,且对该报的主编黄崖先生是了解的。可见,两人过从甚密。

收藏作家、诗人乃至文化名家手札,越来越不容易了。一方面原因是,作家们当初并不在意,当作废纸处理了,失散;另一方面原因,现在大多数作家用手机微信发送,很少有传统的书写方式写信了。诸如此类,便是手札收藏困难的症结所在。

我迄今收藏的手札,开始只注重那些文化名家书法的美观,也有意无意错失了一些书法不一定太好的,现在悔之,已无处“寻药”。症弦先生的这两通手札,之所以能够收藏至今,一是先生的书法好,二是从海峡彼岸鸿雁传书在20多年前也不是易事。

从先生亲切的笔迹中,我似乎能看到他生前的勤奋、执着、欣喜、严谨、潇洒、思想和才华的流动轨迹。他的手札于我,和这些文字一同走进了遥远的年代。这无疑是一场灵魂的漫游,也是一份岁月的珍藏。

看到漫山淡雅、盛开的桐梓花,就想起了我的奶奶。奶奶叫菊花,九月出生的,跟四月的桐梓花,一个是暮春,一个是深秋,虽隔着漫长的夏季,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小时候,父亲在门前栽了桃、杏、李,一树树姹紫嫣红、一茬茬硕果累累,让平淡的童年生活,每一天都在期待中变得美好。不知何时,屋后的小山上,多了几棵桐梓树,暮春时分,那一树树白中透紫的花儿,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,艳而不妖,恬淡素雅。后来,听奶奶说,这是她去几十里路外的娘家时,路遇“打劫”而来。她说每次经过那片桐梓林,远远就闻到淡淡的花香,让人在孤独疲惫的行路中,心情倍感舒适,最开心的是桐梓果成熟后可以榨油,用于木制盆桶的防腐防漏,或用来兑换钱币补贴家用。于是,她特地在桐梓果成熟之际回了趟娘家,在桐梓林,她问看林的老人讨要了几颗种子,回来后洒在屋后那片空旷的、山土松软的茶树之间。种豆得豆,没想到第二年春天,还真冒出了几棵巴掌大的嫩叶。

自那以后,历经“倒春寒”后的茶山便更热闹了。小脚的奶奶,总会系上宽大的围裙,一挪一摆地上了茶山。此时阳光四溢的山坡上,除了淡淡的茶香,还多了份清新的桐梓花香,嗡嗡作响的蜜蜂,赶着趟子来回忙碌着。置于茶的碧绿,桐梓花的娇艳,身心倍感愉悦,不识字的小脚奶奶,和着老妈的节奏,一曲一曲优美的采茶歌,不时在山间萦绕。

时光走过春的灿烂,来到夏的葱茏。桐梓树开始结果,一枚枚小小的绿色果实,藏在硕大碧绿的叶片间,像是爱捉迷藏的可人儿。一阵风来,娇小玲珑的身影便无处可藏,赢得一树一树的“掌声”,经久不散,此起彼伏。直至入了秋,可人儿变得圆润饱满,像是书画中常见的一个个闪闪发光的青苹果。我时时对着油光铮亮的“青苹果”直流口水。有次经不住肚内的馋虫勾引,趁小脚奶奶不注意,爬上树偷偷摘了一个,狠狠地咬上一口,我的乖乖,整个嘴巴瞬间被一股浓浓的毫无味道的汁液包裹着,吓得我赶紧扔进乱草窠里,千万不能被再三叮嘱我的奶奶知晓。可终究“纸包不住火”,瞧她拄着拐杖气鼓鼓瞪着我的样子,知道她的心里那一刻有多害怕——万一我真误食,后果不堪设想!

桐梓果被我这么一“验”,周边的娃娃也就没了一“品”究竟的念头。于是,青中泛红的桐梓果,让人垂涎欲滴的桐梓果,就这么优哉游哉地从夏荡到了秋。秋风飒飒,秋雨绵绵,桐梓叶开始变黄变枯,桐梓果变黄变褐,像是奶奶枯瘦的脸颊,水分尽失,沟壑千层,不过,奶奶脸上的笑容,此刻却像是绽开的朵朵菊花。

深秋露重,灰色的桐梓树,光秃秃地立在依然绿意深深的茶树之间。奶奶拄着拐杖,在铺满厚厚的枯褐色的桐梓叶地上,拨拉着最后掉落下来的桐梓果。捡回来的桐梓果,堆放在一角,待雪天布着火桶或冬日暖阳下,手拿铁撬(一种专门开桐梓的铁器),一层层撬开桐梓果黑色的肉和外皮,挖出蒜头似的麻褐色颗粒。这套工序,大多由奶奶一人操作,以至于现在每到冬日,脑海里总会浮现小脚的奶奶,在冬日的暖阳下,一手拿着褐色的桐梓果,一手拿着铁撬,面带微笑,闲坐在朝南背北的墙根下的情景,往事像一幅油画,烙在了历史的天空,也烙在了我的心上。

